

张淑英^①：他亲和可近，画人合一

刘 您与梁先生的初识在何时？具体情景是怎样？

张 我和梁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 1989 年元旦晚餐会。我 1988 年 8 月抵达西班牙，同年 9 月获选为台湾地区留西同学会会长。当时，梁教授、梁夫人准备晚餐宴请一些旅西好友，友人带我前去，希望引荐我认识旅西的一些知名前辈。当晚的客人多为梁教授同时期或前后期留西的友人，大半旅西都有 20 年左右。因此，当晚我也成了梁教授、梁夫人的座上客。

刘 您对梁先生的第一印象是怎样？

张 柔和有力，画人合一；不熟识并不疏离；亲和可近。尽管之前耳闻梁教授的绘画成就，但仍觉当晚我是最年轻又最陌生的“不速之客”。可是梁教授随即让我感觉是那批好友中的朋友一样，毫不见外。他站在餐桌旁引我们入座，他的身影的背后就是墙上一整排素描画。梁教授身材高挑，素描画雄浑有力，当时仿佛觉得梁教授就像那批素描的身影。

同时，我因为去念博士班，又是公费生，在西班牙身份也算特殊（是第一个在中国台湾地区念完硕士，到西班牙念博士的学生），我感觉自己想寻觅知识和知性上的朋友，顿时也觉得似乎“忘年”，自然而然将梁教授视为是知性上可以交谈交游的朋友。

刘 您与梁先生的交往起初是缘于公开活动？

张 台湾地区留西的华人圈和留学生以及台湾地区“外事办事”机构，彼此间互

^①对张淑英的采访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，后经过整理。

动交流算是密切。由于在 1988 - 1989 年间,我是台湾地区留西同学会会长,会配合举办一些留学生活动,侨界的侨胞也是同学会活动邀请的对象,许多活动都希望侨胞支持响应。因此,我留学第一年就举办旅游活动、节庆聚餐(如国庆日、农历年),出版留学《阳光》杂志,教授留西同学西班牙文,协助艺术学院同学开画展,等等。这当中,梁教授与梁夫人也都有参与,给艺术学院的同学许多绘画技巧方面的指导。第二年以后,我住进马德里大学的书院(学生宿舍, Colegio Mayor Casado Brasil),住宿生全部是硕士生以上学历,设备齐全,供三餐,但是周日不供餐。经常每到了星期日,梁教授、梁夫人就会来电,邀我到家里吃饭。有时周日有展览,他们就会开车载我一同去参观。在我的印象中,只要到梁家,他们都会开车送我回宿舍,仿佛现在接送小孩上学的父母一样。另外,每次到梁教授家里,他一定会告诉我他有哪些新作,正在画些什么,甚至有哪些模特儿,我都会在他的画室看到新创作、新尝试。每次去都会聊些绘画的点滴,我也逐渐累积一些对绘画技巧的常识。

刘 您看过梁老师是如何创作的?

张 在西班牙,他的画室在家里的二楼,空间不大,但画出来的画的格局让人感觉数倍大于画室的空间。我每次去,他都会告诉我正在创作的情况,有时等油彩干,有时等着裱框,有时只是初步裱布和底层的准备,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耐力与时间。但是他的心情是平静的,保持常态,这不是浑然天成,我想是绘画的涵养,是创作过程中自己不断调适与适应的学习,虽急而不冲,缓不求速,每个步骤都有它的时间,而完成与完美,就是“等待、酝酿的累积”。

刘 您如何评价梁君午先生的绘画作品?

张 厚实的基本功——素描工夫,擅长的女体画,柔中带力,裸而高雅,美而不腻。乍看都是女体见长,但是细微处有解剖学、建筑学、设计学、色彩学的结合。梁教授绘画 50 载,只要他一直向前走,后辈望尘莫及,因为铁杵磨成绣花针不是一朝一夕,而是经年累月。中国台湾地区甚至华人世界在欧美习画,而拿得出油画、素描、粉彩等真工夫者屈指可数。

刘 您的这些想法和梁老师交流过吗?

张 我们对绘画的讨论不是刻意的,也没有定点,经常是在聚会中、聊天时,谈到一个话题,就会有“画”题。从西画到国画,也会谈素材的应用,还有艺术理论、艺术画派,也会从艺术史上的名家谈论其绘画的特色。最具体的感受仍然是“真工

夫”(绘画技巧)如何呈现。空谈理论不成气候,东拼西凑不成体,标新立异不成形,绘画就是按部就班不断练习的历程。

刘 梁老师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吗?

张 我觉得他是享受绘画创作带来的辛苦与快乐,将艺术融入生活,彩绘自己的人生,也带给别人安静、平稳、多彩的生活乐趣,化危机为转机。因为他历经专业的大变化(从台北工专到西班牙 San Fernando 艺术学院;从淡江建筑系再回到西班牙绘画),历经在他乡以绘画为职业志向,以画维生的辛苦,历经从西班牙的成功再回到故乡的转变,从台湾地区到西班牙,从西班牙到中国大陆,从中国大陆到中国台湾地区的生长地,有许多乡愁和艰辛,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怨恨,好比画笔一挥,放欢一遇,相遇一笑的境界。

刘 在与梁先生的交往中,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?

张 那要属给我介绍男朋友了吧。梁教授见我只身负笈西班牙,常说别因努力课业误了良缘,因此时而想帮我介绍男朋友(西班牙的华人朋友,或是他认识的优秀的人)。

还有就是,有时我看西班牙女孩当她的模特儿,他会教导我模特儿的专业,并说明对裸体模特儿应有的尊重。有时他告诉我,西方女孩,许多时候是母亲带着女儿去拜托他,希望他将她们的女儿最美的年纪和身材,透过他的巧手、画笔和技巧永久保留下来。梁教授知道东方人的矜持和观念,开玩笑问我,要不要当模特儿。认识他们夫妇这 25 年来,每回我只要赞叹他的画作,看他的画展,梁教授夫妻俩就会笑说:“怎么样,要不要来 posar 啊?”“posar”就是当模特儿摆姿势。

刘 这说明梁老师很关心您生活啊。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,或者说是别具意义的事吗?

张 1991 年梁教授受“新闻局”邀请到中南美洲巡回开画展,我有机会较长时间目睹他的筹备过程:看他一系列已完成的画作,非卖品的永久保存画作,以及正在进行的画作。那些无法征服时间的创作,让人见识创作的耐力、耐心、坚持与毅力。因为一急,油彩未干就会脏掉;一赶,画作寿命就会缩短;一不小心,长久保有的质量与功力就会毁于一旦。因此,他也会说:这幅画作我很喜欢,但是时间来不及参展,只好割爱,千万不能急就章。也有些时候,我看那大大的笔筒,大中小的尺寸琳琅满目,各种油彩布满桌子,但是画布永远清新干净,甚至一尘不染,用耐心和耐力保持画作的持久性、亮度与质感。

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,就是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米洛·荷西·塞拉访台。我们一起合作努力,将西班牙获得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卡米洛·荷西·塞拉(Camilo José Cela)邀请到台湾地区。塞拉夫妇是1994年6月28日访问台湾地区,7月2日离开的。梁教授在西班牙安排行前事宜,我在台湾筹划,今年刚好是20年了。

来台湾前一年,塞拉还特别为梁教授的画展写祝贺词。来到台湾地区,梁教授也在联副的“塞拉文学周”上画上一幅塞拉素描。我则撰写、翻译一整周的塞拉文学报道。塞拉来台湾,相当轰动,各大媒体争相采访报道,大概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台湾地区缔造最多新闻与高潮的作家。这是我跟梁教授在学术上共创社会贡献的最有意义的事。

刘 那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跨界合作。

张 嗯,是的。对我个人而言,有意义的就是从获赠油画到成为收藏家了。我1994年1月博士论文口试毕业,当天口考,梁教授夫妇前来旁听,梁教授并且送我一幅油画。他说:“这幅画一直留着,就是等你毕业才要送。”所幸我完成学业,终于可以获得至宝。

我返回台湾后,持续往返西班牙参与学术研讨会,每次都会造访梁教授,每次看他的新作,听他谈论新尝试。因此,我开口要当他的收藏家,我说了我喜欢的种种,希望有一幅我心目中“集大成”的油画,让我成为梁君午所有画作总和的收藏家。他说:这是不可能的任务。画有灵性,材料有其共通与不容性质,不可能有百川汇于一洋的画作,那一定是败笔。

梁教授几次在台湾地区的画展,从1991年到2011年,再到2013年的画展,我从纯粹的欣赏者到变成他的画展画册的撰文者,他认为我最能懂他的画,最熟悉他的绘画历程。虽然我不是艺评家,也不是画家,但是我们都认为人文一体共通,还有人的情谊互动,会牵动艺术的感觉。的确,我在撰文时,仿佛走过来时路,见证了梁教授的绘画历程,我的文笔诠释了他的画笔。

刘 作为君午先生的亲密友人,梁老师是否在您面前展露过外人极少看到的一面?

张 就我所看到的梁君午教授,这25年来的每次相遇、聚会,私人聚会或公开活动,不曾看过不一样的他:他总是乐观,总是珍惜友情,总是真诚,总是知足,总是对绘画怀抱无限大的梦想。

刘 梁老师对待朋友是怎样的呢?

张 梁教授视你是他的朋友时,你就是一辈子的朋友。不因你的身份、地位、职业高贵与否而有变化。也不因你是平民百姓或达官贵人而有所疏离或所求。或许朋友会变,但他始终如一。不因熟识生轻睨,也不因距离而疏离,再久再远,一句话就可以心领神会:不勉强、不滥情、不臆测。

刘 如果要用三个形容词分别形容艺术创作时,与他人进行艺术交流或进行艺术活动时,以及日常生活中您认识的梁君午,您会怎么形容?

张 专注:力求以娴熟的技巧,在一笔一画间从容优游。知变:随着时空、年龄的变异,在绘画的执着上知所求变创新。真诚:一日为友,终身为友。我觉得专注、知变、真诚就是一个“核心价值”,从核心价值无限延展扩充,因应千变万化的世界,游刃有余。